

关于“合二而一”问题的申诉

(一)

一九六四年在中央党校批判“合二而一”的时候，出现过一种很奇特的矛盾。就是一方面表示承认“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一方面却又狠狠地批判对立面的“不可分性”，对立面之间的“不可分的联系”，或“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这样的用语。一时间对立面之间的“不可分地联系着的”这句话，几乎成了人们口中的笑柄。承认“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承认把毛主席讲的矛盾的同一性原理应用到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上。矛盾的同一性这个同一性是什么意思呢？根据毛主席自己的解释：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或依存），互相联结或互相合作，这些不同的名词都是同一个意思……。承认矛盾的同一性，就是说，承认矛盾的事物之间有互相联结的关系。稍有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辩证法讲联系，都是讲的有机联系，不是讲的机械联系。什么叫有机联系？有机联系就是“不可分的联系”。任何一种有生命的东西，都是一种对立统一体。即使是最简单的生物，都具有进食器官和排泄器官，二者缺一不可，缺了，那个生物就要变成死物了。进食器官和排泄器官，是两个对立面，同处于一个生物体中，它们是“不可分离地互相联系着”，这就叫做有机联

系。从进食器官到排泄器官，还有一道由此达彼的桥梁，哲学上名之曰同一性，或互相联结。这道桥梁，在生物体中，就是消化器官，它使进食器官和排泄器官，“不可分离地联系着”，若要人为地把它分离开，那个生物也就要变成死物。两条腿必须是在一个人身上，即“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才能走路。两个人各出一条腿，虽然也是两条腿，但是没有“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条件”，就不能走路。恩格斯讲，运动本身就是矛盾。事物在一点同时又不在于一点，这就构成运动。在一点和不在一点，是两个对立面，这两个对立面必须是紧紧地“不可分离地联系着”，才能形成运动，否则便没有运动。如此等等的例子是无穷无尽的。所以这个“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用语，“不可分性”的术语，是不能批判的，不能反对的。反对掉了这个用语，就没有辩证法了。这不仅是个用语的问题，用语只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不可分离地联系着”，还是生物传种接代的重要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一切生命都要灭绝。那么，批判“不可分性”，批判“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这样用语，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在口头上承认毛主席的矛盾的同一性，在实际上是不承认的。

批判“不可分性”，“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是在艾思奇的领导下进行的。这就充分地表明了艾思奇的“辩证法”是不要“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命题的，是不要有机联系的。讲辩证法，他总还要讲联系，不要有机联系，必然要无机联系。什么叫无机联系？就是可以随意分离的联系。艾思奇的矛盾理论是不需要有“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条件的。艾思奇讲了多少年的茶杯与桌子的矛盾，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讲，“矛盾的同一性，要在一定的必要的条件之下。缺乏一定的必要条件，就没有任何的同一性。”茶杯与桌子之间，有什么一定的必要的条件使它们构成

一对矛盾呢？说来很难使人相信，看起来艾思奇似乎连什么是矛盾的起码知识也没有。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讲，“原来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艾思奇不懂得矛盾都是由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构成的，例如生与死是矛盾，上与下是矛盾，祸与福是矛盾，如此等等。茶杯与桌子之间有什么你离不得我、我离不得你的关系，即互相依存的关系呢？艾思奇在一九六四年时还说过康德的二律背反有进步意义，还说这是哲学史上的常识。可是艾思奇不懂得康德的二律背反的进步意义表现在什么地方。康德提出二律背反，表现了他能发现矛盾，如此而已。他是真正地发现了矛盾，提出了矛盾。可是康德的进步意义也仅止于此，因为他只能发现矛盾，提出矛盾，却不能解决矛盾。艾思奇把《矛盾论》中“差异就是矛盾”这句话作了错误的理解。“差异就是矛盾”，他理解为任何差异都是矛盾，茶杯与桌子既是差异，所以也就是矛盾。他不懂得，不同的事物之间，若没有一定的必要的条件，没有“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条件，即没有同一性，就不能构成矛盾。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说，在一定条件之下，矛盾的东西能够统一起来，能够互相转化；无此一定条件，就不能成为矛盾，不能共居，也不能转化。艾思奇讲的矛盾是无条件的。若按照艾思奇的理论去行动，矛盾触眼皆是，俯拾即是，用不着去调查研究，就能抓住，他不懂得实际生活中的矛盾是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慧眼去发现的，真正能够发现矛盾，是不容易的。

我从马列学院到高级党校十几年的教学生活中，深深感到，教育工作者对于许多重要的名词术语或概念，必须从根本上弄清楚，弄准确，在讲课时，清楚准确地讲给学员听，否则的话，不仅会在

学习中引起思想混乱，甚至以讹传讹，流毒无穷。“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根本规律。什么叫对立统一，有的人在讲课中并没有讲清楚。有人把对立面的统一，曲解为对立物的和解。我曾注意，想研究一下对立面的统一这个“统一”的根本概念到底是怎样的，为什么他们把这个“统一”歪曲成为“和解”呢？研究的结果，在马列主义哲学中没有找到这样的解释，没有看到把这个“统一”解释为“和解”的。黑格尔把对立面的统一这个“统一”解释为“不可分性”。列宁说，有时用“不可分性”这个词比用“统一”这个词还要好些。对立面的统一，就是说，对立着的事物，又对立，又统一。又统一，就是说的两个对立面有“不可分的联系”这样的关系。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说，“一切对立的成份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这种性质，叫做同一性。一切矛盾着的方面都因一定条件具备着不同一性，所以称为矛盾。然而又具备着同一性，所以互相联结。”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经典著作中，关于对立统一的“统一”这个词，都只是解作“互相联结”或“不可分的联系”这样的意思，没有解作“和解”这类意思的，只有修正主义者才把这个“统一”曲解为“和解”、“溶合”等等的意思。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在新疆班讲课时说，修正主义者把对立面的统一歪曲成为对立物的和解，对立面的统一这个“统一”根本没有“和解”的意思，只是说的“不可分性”或“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意思。我想，我这样解释，没有什么错误。在批判我的时候，王中和郭丕衡从我的讲稿中摘录材料，掐头去尾，把我说的关于修正主义者把“统一”歪曲为“和解”，这个“统一”根本就没有“和解”的意思这样的话都去掉，只抄下“只是说的

不可分性，不可分地联系着”这几句话，使人看了，不晓得我在说什么，好象我是在给对立统一下全面的定义似的。这距离我原来讲的意思就太远了。有的人根据他们的摘录进行批判，反而说我在宣传对立物的和解。这样的批判我觉得是不合乎实际的。

一九六四年艾思奇领导着批判“不可分性”，批判“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用语，这表明了艾思奇还没有懂得对立统一是什么意思，还没有懂得毛主席讲的矛盾的同一性是什么意思，也表明了他还没有懂得“思维 and 存在有同一性”是什么意思。承认“思维 and 存在有同一性”，就是承认把矛盾的同一性原理应用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因此就是承认思维和存在之间有联系。毛主席在《矛盾论》中引列宁的一段话说：“辩证法是这样的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又怎样成为同一的（怎样变成同一的），——在怎样的条件之下它们互相转化，成为同一的，……。”这里的“同一”这个词的含意，不是相等或等同的意思，是联系的意思。辩证法研究对立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又怎样成为同一的（怎样变成同一的）——在怎样的条件之下它们互相转化，成为同一的，就是说辩证法研究对立怎样能够互相联系起来，又怎样互相联系起来的。把这条原理应用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上，就是要研究思维和存在怎样能够互相联系起来，又怎样互相联系起来的，在怎样的条件之下它们互相转化，互相联系起来的。二者联系的条件、桥梁就是社会实践。既然承认思维和存在之间有联系，也就应该承认这种联系不是机械联系而是有机联系，也就是说，应该承认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思维和存在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简言之，从存在到思维，从思维到存在，有一道由此达彼的桥梁，哲学上名之曰同一性，这道桥梁就是实践，它把思维和存在二者紧密

地、有机地联系起来。这个联系能够说是可以分离的吗？不能的。认识来源于实践，没有实践，客观事物就不能反映到人的头脑中来。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就能变成物质力量，没有群众的实践，理想就不能变成现实。一九六四年艾思奇带头批判“不可分性”，批判“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用语，只能说他是在批判辩证法，破坏辩证法。没有“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条件，就没有有机联系，没有有机联系，也就没有辩证法。

一九六四年的这个批判，在辩证法的学习中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障碍了人们去领会什么叫对立统一。“又是冤家又聚头”这句话，就是说的对立统一。这句话生动地，通俗地，而且准确地表达了对立统一的意义。我不了解这句话有什么可以反驳的。一次斗争会上我听到有人在反驳这句话。这只能说明反驳的人还根本没有懂得什么叫对立统一。反驳的人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吗？这句话是毛主席说的。“不是冤家不聚头”，是民间的俗语，毛主席把这句话拿来，把否定词改为肯定词，用以表达对立统一的意义，实在是妙不可言。毛主席的这句话，写在《矛盾论》的初稿中，即《辩证法唯物论提纲》中，《矛盾论》正式发表时，毛主席把这句话删去了。我认为这句话太好了，非常确切地表达了对立统一的意思，所以我很喜欢这句话，在讲课时也常引用这句话。我在这里把“又是冤家又聚头”这句话的来历交代一下，希望往后不要再批判这句话了。这句话是正确的，批判这句话，就是批判对立统一规律，批判毛主席；相反的，应该好好去学习这句话，懂得了这句话，也就懂得了对立统一规律的意思。

“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这样的话，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中，在列宁的书中，是常见的话，毛主席在《辩证法唯物论提纲》中

也不只一次用过这样的话，不知道为什么艾思奇要领导这一次的批判斗争。艾思奇领导这一次批判斗争，只好说是他还根本不懂什么叫对立统一，这又一次证明了艾思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水平究竟有多么高。

杨 献 珍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

(二)

艾思奇领导着批判对立面的“不可分性”，批判对立面之间的“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关系，这同他之承认“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是自相矛盾的，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的，同时也暴露了他之承认“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是虚伪的。既然承认“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按照逻辑，就不能不承认思维和存在之间“有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关系，思维和存在之间的这个“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关系，就是思维和存在之间的那条由此达彼的桥梁，哲学上名之曰同一性，而艾思奇由于不承认思维和存在之间有“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关系，实质上就否定了这个同一性。这就是说，艾思奇一手承认思维和存在之间有同一性，一手又否定了这个同一性，这真是狐埋狐搯，出尔反尔。不承认思维和存在之间有“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关系，就是拆除了思维和存在之间的由此达彼的桥梁，这岂不是又排除了他所承认的那个同一性吗？排除了那个同一性，那么，艾思奇口头上说他承认“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实际上岂不是落了空吗？转来转去，艾思奇是真正地跑到了不承认“思维和存在

有同一性”的路上。应该说真正不承认“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的，不是别人，正是艾思奇自己。而不承认“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排除了思维和存在之间有“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关系，剩下的就是思维和存在两个对立面互相对立着，中间没有桥梁，这岂不就是康德的二元论吗？

杨 献 珍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

(三)

“合二而一”这个命题，是我国古代思想家的成就之一。我在讲哲学课时引用它的目的，仅仅是让人们了解，我国古代和希腊一样地出现过发现对立统一规律的思想家。我绝对没有想过要用“合二而一”去与“一分为二”相对抗，也不认为提出“合二而一”，就是反对“一分为二”。现在我把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发展过程向党作个交代。

我平常在研究对立统一规律时，曾经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对立统一规律既是普遍规律，古代希腊思想家能够有所反映，难道中国古代思想家就会没有反映吗？因此，在翻阅中国哲学史料这类书的时候，就常留心这方面的问题。一般哲学书上解释“对立统一”，都是解释为“任何事物都是由两个对立面构成的”。这种思想在中国古书上有些反映，例如最古老的思想中就有“太极生两仪”之类的话，“两仪”即阴阳，“阴”和“阳”是中国古代思想家表达两个对立面的用语。但没有看到过类似“任何事物都是由两个对立面构

成的”这样的表达法。一九六一年我在西安住医院时，随便翻阅《蓝田县志》，偶然看到上面记载宋朝人晁公武说，吕大临著有《老子注》一书，阐发了老子的“合有无谓之元”的思想。我又翻阅了一下《老子》。在《老子》第十一章中，有这样一段话：“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埴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我看了这一节，认为这正是说的车、器、室都是“有”和“无”的对立的统一，正和黑格尔说的“存在”和“非存在”的对立的统一，意思是一样的。“合有无谓之元”，我理解“合”就是“构成”的意思，“有”和“无”代表两个对立面，“元”即“单元”或“事物”的意思。“合有无谓之元”，正与“任何事物都是由两个对立面构成的”意思是一样的。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摘记的“任何事物都是由两个对立面构成的”那一段中，说希腊人认为，他们的古代思想家发现了对立统一规律，说“任何事物都是由两个对立面构成的”，是一种光辉的辩证法思想，云云。我在这里，由于一种民族自尊心的支配，认为我们中国古代思想家也反映了对立统一规律，老子的“合有无谓之元”的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一种表达法，也是一种光辉的辩证法思想。后来又看到宋朝人张载有“不有两，则无一”这样的话，意思就是说，“一”是由“二”构成的，没有“二”，也就没有“一”。“一”代表一种事物，“二”代表两个对立面，意思就是说，统一的事物是由两个对立面构成的。我认为张载也猜到了对立统一规律。“不有两，则无一”，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对立统一思想的一种表达法。一九六三年，看到明朝人方以智的《东西均》，其中有“合二而一”这句话，这里的“合”字，我理解为就是“构成”的意思，认为这句话与“不有两，则无一”是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即“一”是由“二”构

成的，统一的事物是由两个对立面构成的。总之，我认为，“合有无谓之元”，“不有两，则无一”，“合二而一”，同“任何事物都是由两个对立面构成的”，都是中国和外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对立统一思想的不同的表达法。这是我对于“合有无谓之元”、“合二而一”的最原始的理解。那时就只是想研究一下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对立统一思想究竟是怎样反映的，只是注意到这一点，没有想到其他事情。是一种纯学术研究的性质。

关于“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的关系，在认识上，我没有把这两句话对立起来。在一般哲学书上阐释“对立统一”时，或者说，“任何事物都是由两个对立面构成的”，或者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组成部分……。”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是表达对立统一思想的。由前一种说法，就是“合二而一”，由后一种说法，就是“一分为二”。我当时的认识是，为什么说“一分为二”是普遍规律呢？因为任何事物都是由两个对立面构成的，“一”本来就是由“二”构成的，即“合二而一”的，所以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必然是“一分为二”的。我在课堂上讲课，并没有专门宣传“合二而一”，而是在解释“对立统一”规律时，顺便说到中国古代思想家也有这种思想，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这种思想的表达法，就是“合有无谓之元”，“合二而一”。

一九六四年一位同志写了一篇介绍《千万不要忘记》话剧的文章，说到剧中的青年工人家庭发生了阶级斗争，是“一分为二”。我在他的稿子上提了一个意见，叫他写上“合二而一”这句话。我的意思是说，在那个青年工人的家庭成员思想中，本来就有两种对立的阶级思想，即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那个青年工人的丈母娘就是代表资产阶级思想的。那个家庭本来就是“合二而一”的，所以后来的发展必然是“一分为二”了。我那时关于“合二而一”的

概念就是这样的。

杨献珍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

(四)

要干部学习对立统一规律，是要他们学会自觉地掌握这个规律去指导革命，指导工作。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这种情况，即矛盾着的东西，本来可以统一起来的，但在他们的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却统一不起来。例如红与专，劳与逸，产量与质量，多快与好省，如此等等。这些矛盾着的东西看起来都是对立的，但又都是能够统一起来的。可是有的时候，有些工作干部就是统一不起来。毛主席反复教导我们，要尊重辩证法，教导我们学会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去做工作。例如，两点论，两条腿走路，等等。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指出：“两个相反的东西中间有同一性，所以能够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在解释“相反相成”时，毛主席说，“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获得了同一性。毛主席还说，在一定条件之下，矛盾的东西能够统一起来。“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具备了，事物发展的过程就发生一定的矛盾，而且这种或这些矛盾互相依存”。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还引用列宁的话，说辩证法就是研究“对立面怎样能够是同一的……。”毛主席说：“一切矛盾着的方面都因一定条件具备着不同一性，所以称为矛盾。然而又具备着同一性，所以互相联结。”毛主席的这些话，总起来也就是“又是冤家又聚头”的意思。红与专，劳与逸，产量与质量，多快与好省，

等等，都是又对立，又统一的。列宁有一句话：“把对立面统一起来”，也就是指的这种情况说的。列宁在《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一文中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懂得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把对立面统一起来，而且已经把它们统一起来了，列宁在这个地方还用了“已经合而为一”一句话来表达“把对立面统一起来”的意思。列宁在讲这个问题时，还举了当时俄国交通运输工作中的平均制和重点制作例子，说应当把这两个对立面统一起来。（详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7—10页）一九六三年或一九六四年我讲课，讲到关于对立统一规律这方面的内容时，主要就是想讲讲对立统一的又对立又统一的思想，想使学员懂得什么叫对立统一。使他们能够学会自觉地掌握对立统一规律去做工作，按照对立统一规律去处理象红与专、劳与逸、产量与质量、多快与好省等等又对立又统一的问题。我在讲课时，主要还是讲对立统一规律，只是在解释什么叫“对立统一”时，说中国古代思想家曾用“合二而一”来表达“对立统一”的思想，我没有单独地突出地去宣传“合二而一”。艾恒武、林青山的文章中把“合二而一”突出出来了，但他们的意思也只是想用“合二而一”去说明红与专、劳与逸、产量与质量、多快与好省等等又对立、又统一的问题，我认为他们并没有要搞什么反党活动的意思。如认为“合二而一”不能表达对立面的统一的思想，但在用对立统一规律去说明红专结合，劳逸结合，产量与质量的统一，多快与好省的统一这类问题的时候，象列宁的“把对立面统一起来”这样的话，还是可以用的，而且是应当用的。用这句话去解释这类问题，学习的人也容易懂，而且这句话同毛主席说的“在一定条件之下矛盾的东西能够统一起来”，意思完全是一样的。在批判“合二而一”时，有的人写了些文章说明红专结合问题，多快与好

省的统一问题，说红与白是对立面，专与不专是对立面，说多快好省与少慢差费是对立面，如此等等。对立统一，是说矛盾着的两方面，既对立，又统一，所谓又是冤家又聚头。诸如此类的包括在对立统一体中的两个对立面，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例如民主集中制的民主与集中，又对立，又统一，而二者都是需要的。红与专是对立面，二者都是需要的，所谓又红又专，但白与不专，我们要它们做什么，把红与白统一起来，把专与不专统一起来干什么？多快与好省是对立面，我们都是需要的，既要多快，又要好省，把二者统一起来，就是对立统一，但少慢差费我们要它们做什么？把少慢差费与多快好省统一起来干什么？这说明，有些理论工作者，关于什么是对立统一，概念还不清楚。

杨 献 珍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